

国庆，鲜艳的五星红旗把申城装点成一片红色的海洋。

上海和国旗有缘。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在上海工作，中共四大纪念馆前设有国旗广场。犹记得二十多年的国庆日，我和大学同学结伴去外滩赏灯，同学竟趁机在人群中售卖起小旗来，不一会儿，200面国旗被一抢而空——上海人对国旗的感情可以窥见一斑，而同学次日也喜滋滋地从书店抱了一大堆小说回来。我们笑说，你这是托国旗的福。

前不久，我听闻奉贤乐康苑小区居民两年多来，每天都自发举行升旗仪式，甚至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民间“国旗班”。

据小区居民、活动发起人蒋帅介绍，奉贤区精神文明办和奉浦街道为升旗仪式特地修建了升旗台和旗杆，居委会牵头组建了一支升旗队伍。当时“国旗班”的队员还有些腼腆，毕竟都是刚从邻近乡村的“村民”变为小区“居民”的，平时上个台发言都要脸红，更别提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举手抬足了。在反复练习，并请来部队官

小区里的“国旗班”

方培

兵进行指导后，队员们渐渐有了信心，动作也趋于规范。可是，升旗仪式并非一帆风顺，刚开始，驻足观望者有之，怀疑是作秀者有之，暗中搞破坏偷走旗绳者亦有之，是队员们日复一日的坚持感动了大家，让众多居民从驻足转为理解，从观望转为参与。参加仪式的人越来越多，每天至少在四五十人以上，遇到周末、国庆等重要节假日，还会有邻近小区的居民和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加入。

“国旗班”目前有十九名队员。他们中，既有五十年党龄的老党员，也有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；既有荣获全国孺子牛奖的老干部，也有迷途知返的吸毒人员；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也有刚嫁过来不久的外来媳妇。社区矫正人员的，平时上个台发言都要脸红，更别提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举手抬足了。在反复练习，并请来部队官



国旗班成员在升旗仪式中。

我很好奇，在这样一个以动迁居民为主的小区，升旗仪式为何能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？

首先当是感恩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，国富民强，老百姓得到实惠，分享到了改革的红利。乡民生性朴实，心怀感恩，借用升旗这种仪式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。其次是传承。奉贤以贤立城，主打“贤文化”，而爱国文化、志愿精神正是“贤文化”的重要内容。再次是多元。居委在升旗仪式后还组织居民做广播操、学手语操，让他们身心一起愉悦。最后是引领。“国旗班”发挥了领头雁作用，成为小区公益和志愿活动的中坚力量，并由此激发出民众的爱国热情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不仅让国旗飘扬在了空中，更飘扬在了人们的心中！

我趴在饭桌上，桌边窗台上的草笼里，是买来消夏的的蝈蝈。它似听见窗外鸣叫，也起劲地发声相和。我掀开桌面上一只盖好的碗，想一粒毛豆喂它。碗里留有下午吃西瓜剩的皮，有中午糟下去的沼虾，有夜开花和番茄煮的汤。我记得那汤里有毛豆，搅着汤勺找寻。爷爷从隔壁房间走过来，叫我不要用烧过的食物喂虫。他穿一件白背心，摇着蒲扇，打开电视机罩。我知道，五点到了，电视书苑节目开始了。

吴侬软语的晚上

沈轶伦

童年里，夏天的傍晚总是这样开始的。爷爷在电视机前坐定，电视里陈希安一袭长衫也在上手而坐。爷爷摇动蒲扇，陈希安在轻摇折扇，说到关键处，不经意般举起三弦。五点开始的这一个钟头，是属于他们的时光。

今年大暑时节，我去拜访评弹名家陈希安先生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他。老先生圆

的脸和我从小在电视上看惯的一模一样，白里透红，气色真好。但他一开口，我却心里一酸，猝不及防。童年的虫鸣、饭桌上小菜的气息、蒲扇手柄上缠绕的棉线、爷爷端坐电视机前的神态，无数个夏夜，一齐涌到眼前来。

原来时间并不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。像《珍珠塔》里的陈翠娥下楼不过一瞬，但十八级台阶，十八种心情，十八种纠结，十八种惶恐，书场里表演起来，能演唱十八天。剧外的时间，却像大雨冲刷而过。我的童年早已结束，我的祖父过世多年，电视机日新月异，生活方式天翻地覆，各种娱乐节目更新换代，现在的孩子补习之余，是否还有闲心在祖父家如此消磨一个夏日？



陈希安先生。

道勤小筑

纪建平

姑苏西南太湖之滨——东山为花果鱼米之乡。依三万六千顷太湖之水，靠东山花果之木，人杰地灵，历代文人雅士辈出。长圻为东山南太湖之边，揽一壶太湖之水，拂一丝湖面之风，“道勤小筑”依山傍水，占地三亩有余，仿苏派古典园林而建。

瀑布顺势而下，轰轰鸣声让坐于扇亭中的人陶醉。沿廊桥移步至主人房，月洞门后移建的砖雕门楼映入眼帘，“君子修德”象征园主的心境。与歇山亭相对的水榭位于水池东西，顺势而下，观瀑亭、曲桥卧于水面。顺桥而行，一登高上“纪元亭”，一踏波而行至水池边，一进山洞纳凉观棋之处。环顾四周山峦绵绵，湖天相连，炊烟袅袅，鸟鸣鸡啼。顽童驱大乐于果树之间，村妇采碧螺忙于茶园之中，雏鸡盘于膝下，群鱼跃于足边，此乃桃园之景矣。

孙程纪元出生而建的“纪元亭”

立于湖石之上。登高眺望群山尽收眼底，远处千顷太湖水天一色。假山上三叠亭台楼阁，那些楹联匾额，我总是不耐烦听。爷爷教我传统的礼仪，比如向人

什么叫“乐观”？什么叫“不乐观”？两者的区别在哪里？有人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三个问题：面前有半瓶子水，乐观的人说，这个瓶子一半是满的；不乐观的人说，这个瓶子一半是空的。两人的区别在于：乐观的人从积极的角度看，注意到瓶中无水的一面；不乐观的人从消极的角度看，强调了瓶子空着的一半。这个比喻虽然简单，却颇能说明问题。

现实生活中，这种情况可以说比比皆是，人们常常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对同一件事会产生迥然不同的想法。如步行去某地，全程10公里，走了大约7公里后，一个说，“我们已经走了一大半路，离目的地不远了”（潜台词：很开心）；另一个却说，“还早着呢，后面的3公里会累得要命”（潜台词：真糟糕）。又譬如，自家的车被别人的小车蹭了一下，同车的两个人，只听甲说：“还好，只留下一条印

人啊，没有理由不乐观

黄源深

迹虽小，麻烦倒是一样的，又要报警，又要理赔，陈述笔录，真烦人那！”甲补充说：“幸好没有出更大的事，不然就麻烦了”；乙不依不饶：“现在已经够麻烦了”。

上述两例中，对待同一件事，涉事人意见相左，不仅是因为看问题角度不同，而且还因为生活态度不一样。一个是积极的；另一个是消极的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乐观；另一个不乐观。说白了，这也是性格差异造成的。

不乐观的人性格上往往不阳光，凡事负面看得多，一见屁大的小事，就认为不得了啦，大呼小叫，好像天就要塌下来了。此类人多半只看到事情不利的一面，并不能地放大“不利”可能带来的后果。他们往往轻事重报，小事闹大，甚至弄



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他们戚戚然度日，眼中的世界，透过悲观的有色镜片过滤后，似乎永远都是灰色的。他们对什么都不满意，老是恨恨气，跟谁说话都没有好声气。即使一件令人满意的事，也总能从中找出不满意处来，因而叽叽咕咕，怨天尤人，好像整个世界都亏欠了他们。这样的人活得很累，不但自己累，别人和他打交道也累。另外一些人跟他们完全不一样，性格乐观，心态很好，整天笑容满面，活得有滋有味，凡事都往好处看，再不好的事，也能乐观地去面对。人说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；他说：“但得夕阳无限好，何须惆怅近黄昏”。人说：“富在深山有远亲，贫在闹市无人问”，内心很不平；他说：“贫也安心，富也安心”，心里很坦然。他们的生活态度积极，

人生的词典里，似乎从未收录“忧烦”两个字。两类人，性格不同，心态各异，处世态度完全不一样。

多篇养生文章说，人的寿命，25%取决于饮食，25%取决于运动，50%取决于心态。现实生活告诉我们，此话在理。饮食与运动对身体固然重要，但如果心态不好，悲悲戚戚，小肚鸡肠，吃不好，睡不安，饮食再合理，运动再注意，也很难保持一个好身体。反观我们周围那些健康长寿的人，多半都是成天乐呵呵，所谓“没心没肺”的。换句话说，都是心态好，很乐观的人。其实，生活中永远有“乐”也有“愁”，有时还免不了“愁”多于“乐”，但过日子，愁也一天，乐也一天，不以个人意志而转移，我们何不快快乐乐去面对呢？

七夕会

有种艺术叫做摄影——《羽魂归来》就是作者一部可遇不可求的摄影艺术集。如果说，摄影家动之以情地运用光与影的艺术，成就一个“灵感演绎瞬间”的惊艳；那么，摄影家更用脚步丈量自然的同时，以一种放飞心灵的闲适与逸情一次次地与鸟对话，让自己每一次的快门都是一个惊叹——他就是“50后”陈利祥的“长枪短炮”，为读者呈现一个鸟的王国。

“赋闲”后的陈利祥更是乐此不疲地在屏声静气的守候中，沉醉于时光在指间的诗意流淌……从而，令鸟的各种情姿一一入镜，堪称一部鸟类生活情状的全纪录。从射到摄，从关到观，趋而衍生爱鸟、护鸟而关注生态，多少性情在其中。陈利祥镜头中的鸟，若联缀起来，就是一幕云飞鹤舞的百鸟图。画面生动，写实写意并举，成为摄鸟人一个集大成者。因为，灵感稍纵即逝；因为，瞬间凝成美丽。

羽者为鸟，或翔或仁，或倚或凝，或静或动；或遗世独立，或群羽翱翔……有的“美如一幅画，幻如一首歌”；有的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，摄者将光圈与快门玩到极致。他说，飞羽的瞬间往往憨态可掬、别有韵味，在画面的选镜与构图上，就是凸显瞬间的“动静”之美。

心有多远，作品就有多远。陈利祥摄影作品，有的写实如画，栩栩如生，俨然触手可及；有的写意如诗，画面和谐，如临其境……尤其“特写”镜头如工笔画，纤毫毕现地再现那动感中的生灵气息。再加以图外寥寥数语的“旁白”，给人慢慢咀嚼而进入角色，细细体会，慢慢品味。那留白处的文字，也是摄鸟人的一个心绪承载，犹如散文诗那般隽永，散淡着意犹未尽的韵味。



陈利祥摄影作品。



乡镇书场演出时的盛况。那席中的听客，是否曾有我祖父年轻时的身影？他曾有过一个优渥的少年时代，“荫下幼年曾富贵，怀中抱握掌中珍”，这是剧中方卿的身世，而座中更有戏中人。离开书场后，他们各自际遇如何？关于这一部分，我也再没机会问问爷爷了。

再没有任何悬念了。那些夏夜，我听得懂，听不懂，跟着把《珍珠塔》反反复复听了十来遍。所有的剧情都烂熟于心。那离开陈希安先生家的那晚，我又打开视频看他早年表演录像，此刻窗外蝉鸣渐起，亦如当年，我也像第一次坐在祖父膝头那样，看着眼前屏幕，直到吴侬软语响起。

药神

那秋生

宋清是唐朝市井一个普通的商人，柳宗元赞道：“清居市不为市之道，然而居朝廷、居官府、居摩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，反争为之不已，悲夫！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而已。”《唐国史补》卷中记载：“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，朝官出入移仗，清辄卖药迎送之；贫士请药，常多折券，人有急难，倾财救之。岁计所入，利亦百倍。长安言：‘人有义声，卖药宋清。’”后人常用宋清其名比喻轻财好义者。陆游赞赏这位“药神”，诗曰：“病急忽旬日，衰如增十年。难求秦缓药，空负宋清钱。微火秋先跨，闲房昼亦眠。偶除书鬼录，遇酒又陶然。”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